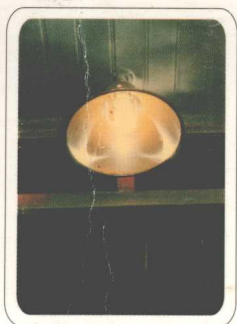


对一切虚伪说NO，对矫揉造作说NO，对没有个性的一味跟风说NO，对千人一面的品牌说NO

摄影+文字=纸本电影

NONO族的青春自白书



DONT LAUGH,& 田禾 作品

不要嘲笑 我们的敏感



入围日本最高文学奖芥川奖

国内首部DV图文互动小说

10位青年独立导演将以此脚本拍成十部短片

DONT LAUGH,& 田禾 作品

不要嘲笑
我们的敏感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要嘲笑我们的敏感/田禾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80094-278-5

I. 不… II. 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3307 号

书 名	不要嘲笑我们的敏感
著 者	田 禾
责任编辑	范 钧
装帧设计	零视觉工作室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0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 内容 ←



[这是一本摄影与文字相融合的情绪碎片、图文互动小说。独立作家田禾再次用他特有的另种姿态叙述了鲜艳青春。

小说关于一个敏感者。以及他生命中的爱情碰撞。

繁杂的记忆症背后，像是一个温和而荒诞的梦境。民谣歌手艾小绿、电台DJ林离格、画画的夏可等所有人都只是他灵魂的附属品。

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NONO族，有着各自追求理想生活的轨道。他们像夸父一样追逐着太阳，寻找生命的节拍和那片绿。他们一直逃避舞台，害怕将自己暴露在灯光下和人群中绽放。他们内心冲突、敏感脆弱、害怕失去。他们都只在第一次爱别人，然后拾起破碎的心将自己包裹起来自私自爱。他们看似复杂，但灵魂依然纯净、空白、孤寂，总在寻求填满的方式。

青春注定要往前跑，躁动是寂静的种子。随着疏离而诡异的成长旅途一起缤纷过后，每个人最终都会抛开世界的华丽、低调的归于生活本身并渴望温暖和美好。

在这本书里，田禾留给观者大量的残缺感，小说没有故事，但写给内心有故事的人。田禾总能带给人们一种别样氛围，直抵心灵。自我呓语似的导演着一部情感细腻并浓烈的青春电影。爱情、迷幻、光芒、压抑、声音、杂染、爆裂、火车以及绿色的岁月行走。丰收情绪与敲开知觉之门。]



→ 目 录 ←

→作者介绍←

[田禾：八零后另类文学的旗帜性人物，独立音乐人。生于鄂西南小镇，土家族。曾做过音乐记者、乐队经纪、演出策划者、杂志主编等。06年出版病小说《迷失的病孩》；多次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被欧洲媒体惊呼为“最让人震惊的中国另类作家”；08年小众发行呓语唱片《伤花盛开》。09年创作概念图书《不要嘲笑我们的敏感》。现主持独立厂牌致力于新锐文化传播。

第一幕：
南方

1 {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 }

第二幕：
我们

63 { 抬眼眺望北方，知觉怒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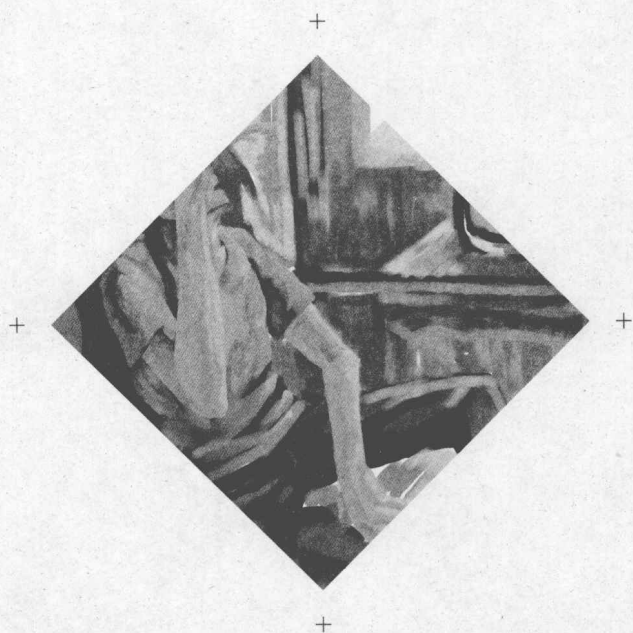
第三幕：
脱轨

123 { 拾月，我将你的脆弱收割 }

第四幕：
向阳

181 { 让我生下，这怪胎的太阳 }

→ 第一幕 :



南

方
←

丰收的气息盛开
我脱光

「南方城市的某个舞台上正在上演着一场音乐广播剧。舞台上一个小丑头上缠着白色纱布面对墙壁。他时而在墙上随意地涂鸦，时而又坐下来喃喃自语。」

幕布拉上，空白的结局充满未知。

画外音响起，是一个老者与小丑：「你很爱她？不。我爱的只是自己心里那份燃烧着的执著和自我式的光芒。」

可是你为什么又用五年的凌乱青春去换取这种感觉？你在说谎，其实你心里有太多的贪欲和固念。是的，我只是怕被人看穿，所以故意自己看破自己。」

你害怕别人靠近你的心性吗？不害怕，但我总是主动拒绝，因为我知道没有人能越过它。」

老者停顿了许多，声音又响起：「其实一切只是虚假的幻象。你必须跳出概念轮回，到达不生不死的彼岸，清除生命里一些杂染的东西，让它莲花繁茂。」



{路途，女孩特写}

那是她第一次坐火车，绿色的。去南方，抵达有他的城市。

她知道，天亮时他会在出站口等她。他认识她的时候，她才十七岁。十五个小时的旅途她脑子里只有他，一直靠他发来的短信消散着疲惫和温暖着内心，无法停止地幻想着他们见面的时刻。

她想，也许当她走出站台时他远远的就能看到她，然后冲过来抱住她并亲吻她的脸，并抢过她手里大大的旅行包帮她拎着，紧拉着她的手，熟练的将她带到公车站，再一起坐在双层大巴最后一排到达他寄生的地方。

在车上，他也许会青涩般的偷偷看她。

或者他只是淡淡地将她拥入怀，然后轻轻的抚摸她因旅途疲惫而有些脏乱的头，再对着她发出孩子般纯净的问候。

火车还远没有到站。她开始收拾东西，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迫不及待地等待出站。

从小一直生长在北方的她对于南方大地上的空气味道还充满着无比的新鲜和好奇。这时，他的短信又来了：我穿纯黑衬衣、球鞋，出站口一直延伸着的正前面有堵空白的墙，在抽烟。

她蔑视地一笑，没有回复。这样的短信让她觉得俗气和反感。因为她觉得凭她的感应，她能在人群里很轻易就认出他，尽管他们从没见过面。

一直靠信件和电话维持着彼此两年虚幻的美感。

情人节，他给她寄大盒的巧克力到北方。他偶尔会给她在白纸上写信，用褪色的牛皮纸信封寄给她。而她也会在冬天的时候寄来她学织的黑色围巾和自己厚厚的日记本。里面全是关于一个少女的秘密，杂乱絮语、抑郁纠结，以及一个初恋孩子对彼此未来的美好幻觉。

他一直舍不得戴那条黑色的围巾，将它存放在箱底，只是每年夏天他都翻出来在炽烈的阳光下晒一晒。然后他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完了她所有的日记，再也没有开启过它。

他明白，她身上这样纯净的记录再也不会有。有些东西只能存在心里。而纸上的印痕终会被自己强行地锁上或抛弃。

〔镜头〕：借我辆绿色的火车，开往南方。那一年，她12岁……
江城北火车站，5月18日。她第一次见到他，躲在他怀里激动得哭了。〕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



{车厢内，摇移}

来不及等火车停稳，她就挤到了人群最前面等待列车员开门。而出站口的他却站在离人群远远的地方观望，只穿黑色和白色的衣服。

他不喜欢人群，有时甚至害怕人多的地方。尽管他十六岁就离开自己成长的那个偏远而落后的小村庄来到这个南方城市，试着用各种方式努力地生活，一直逃不开人群。

火车停息，她大步而急促的奔向出站口，目光盯着人群熙攘处。

她在寻找他，而他在等待她的寻找。

她叫艾小绿，他叫田树。她是北方女孩，他是南方男子。他比她大七岁，他们合起来叫绿树。

五月的清晨稍稍有些凉意。田树手里的烟只燃了一半。与艾小绿想象中的见面场景不太一样，结果是她先看到了田树，并远远地向田树奔过来直接躲在他的怀里。

她哭了。田树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宽慰她，只是沉默的拥着她的身体。抚摸她浓黑的长发。

良久，她将头从他的怀里抬起，对他微笑。

她看着他的眼睛，阴郁得让她心里掠过一丝心疼。

尽管田树留着长长的头发挡住了眼睛，并一直低着头不说话。这么多年的青春漂泊经历让他懂得了将一切沉于心底，但她还是看清了他眼睛里关于岁月的伤。

在某一时刻，她想伸手去抚摸他的乖张，他习惯性地拒绝。

{丰收的气息盛开，我脱光}



{广场，远景}

田树下意识地捋了下头发，对着艾小绿木讷地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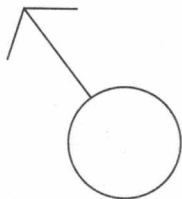
随即拉着艾小绿的手朝广场的另一边走去。

本来，这样的相见应是一件无比欢愉并激动的事。可是田树怎么也开心不起来，甚至变得无比失落。他知道自己迷惑在虚假的希望、梦想和野心当中。

他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眼前的这个北方女孩漂亮得让他不敢靠近。她有着比他还略高的个子，细嫩的皮肤，白色T-shirt配黑色牛仔褲，光脚穿着帆布球鞋，并不夸张的哥特妆，脖子上和手腕上有着时尚但不俗气的潮流饰物，纯亮的眼睛。

艾小绿身上的一切都比他想象得要完美。也正是这种完美让他退缩了，因为无从把握和源于自卑。

丰收的气息袭来，他觉得所有美丽的东西不配他拥有。最后也不过是一场属于自己的心理蜕变。





{倒带，苍白的脸}

田树开始收缩着自己年少时受伤而自卑的内在，敏感的内心世界再也不轻易对一个人施舍感情，碰上喜欢的，他们会各取所需。

有时给予身体，留给田树无尽的空白。

七年，她们始终与他的爱情无关。

而艾小绿，是第一次爱上一个男人，这也注定了她对这份爱情的缺陷和执著。一个没经历过感情的孩子全身都是缺陷，甚至认知圆满的意识都不会有。

只有我执。

田树不再张扬而浓烈，只是顺境而走，也没有那份固执的执取之心。受过伤的男人，温和、沉作、隐忍。

无数次他自私地想，艾小绿只是进入他的生活，并不与他有过多的关系。如同他此前的经历一样，不停地认识各种新的女孩，然后与她们在每个出租屋的木头床上产生一些欲望情愫，彼此没有任何情感纠缠。

偶尔会有一些女孩子爱上他，但都被他的冷漠消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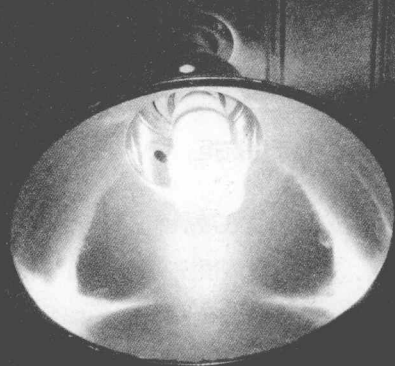
他知道，人只有在初恋时爱别人，以后爱的都是自己。

当他们还没见面前，在田树的眼里，艾小绿还只是个孩子。

一个十七岁的姑娘，除了娇嫩的肉感和虚幻的美梦，你还能奢望她什么？

她说，你等我，我要去南方。只是这一等就是两年。她中间有过一次出逃经历，但没有成功，被母亲发现了她的火车票并识破了她去南方的动机。

{镜头2：她叫艾小绿，北方女孩，独特而贞洁。
而他叫田树，敏感的南方男人。他比她大七岁。}





{快进，凌乱画面}

两年的时光犹如梦幻。在这等待着的两年时光里，他们都有着各自的生活。

但他们的心却时刻在一起。艾小绿会告之她那边的天气和心情，田树也会对她讲述自己每天发生的一切。甚至在某些夜晚，他们约定好了去看同一个月亮。她在北方学校的操场上，而他站在南方某楼顶的天台。

每次艾小绿都站在操场中央给田树打电话，撒娇似的说她看到的月亮比他看到的大。田树总是让着她，沉默着听艾小绿在电话那头的笑声。有时，艾小绿会固执地在她睡觉前躲在被窝里让田树给她电话说着悄悄话哄她入睡。

他每次都那样做，温柔得让她无法抗拒。

每个夜晚，他们都不说晚安，只是在凌晨响彼此一声电话后就挂掉。每次手机一响，她知道他又想她了，这时她就能很安心地睡去。

有其他男孩追她或给她写些暧昧的情书时，她会寄给他看。他只是笑，不言说任何。艾小绿总是不适应大学的环境，想要逃离或退学，但迫于父母，她不敢那样做。

她的理想是做一名低调的民谣歌者。

在学校里，艾小绿一直沉于自己静谧的世界，不善于与任何人交际。刚入大学时，系里选干部，她被评选为团支书。可是一个月后她主动辞掉了，她说，她应付不了那些复杂和功利斗争。

辞掉了团支书，艾小绿留给了自己很多的时间去看书和听音乐，想田树的时候她就跑到操场中央给远在南方的他打电话。

仿佛，田树就是她整个世界。



{寝室，墙，室内}

艾小绿开始刻意地脱离她的同学，从不主动与她们交谈，也不参与她们组织的任何群体活动。挑剔而细碎，情绪丰富。

她觉得她们势利而俗气。

除了上课，艾小绿几乎没有与他们交融的时间。大家都觉得她冷冷的、怪怪的，有时还躲在镜子前化着浓浓的哥特脸吓她们。

那时，她有那么好的身体和容颜，如此年轻与鲜艳。Indie的偏执狂，痛苦中挣扎的梦想女孩。
独立的制片人

但艾小绿只对她不喜欢的群体自闭。她内心依然有活跃并激情的一面，总在寻找与她相同的生物。

她的床上贴着寝室其他所有人都不认识的电影海报，以及从网络上找到的关于田树演出的图片，每张都暗暗的，看不到正脸。

田树害怕将自己暴露在闪光灯下。

艾小绿将它们从电脑上拷贝下来送到快印店做起胶片式的相片，贴到自己的床头。在没有他打来电话的时间里，艾小绿只能看着这些相片想象他的温暖。

由于她外表长得漂亮且气质独特，学校不停的有男生主动向她约会，但她对所有男人都有一种病态式的洁癖或反感。

她已经只能接受田树。从十七岁一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镜头∞：在双层大巴上，他拉着她的手。从十七岁一直到现在，她已经只能接受他，对别的男人有一种病态的洁癖。）

